

團體：蘇軾粵語填詞同好會

代表：霜時

職銜：書記

內文：

隨着Youtube、facebook、Instragam等網上社交平台的興起，簡單share相片、文章、短片，皆可引起許多人關注，亦造就了不少網絡紅人。現在很多想成為作者、畫家的朋友，不一定要投稿到出版社，承受冒牌伯樂的折騰，只要在facebook開一個專頁，吸引別人按like，欣賞你的作品，那自然會有出版社找你畫畫、出書或crosscover。

很多創作人為了實現自己的作家夢，甚至是歌手夢，都喜歡把自己的創作作品放上網。他們普遍喜歡用生活細節事件為創作的來源。除了匠心營運、精彫細琢的創作，他們往往也有很多隨感而發的作品，流露作者的真我。

比如說，有人看過韓劇《來自星星的你》，覺得感動不已，就以漫畫創作來補完男女主角劇集以外的畫面；有人看畢日本動畫《進擊的巨人》，覺得劇情跟現在香港的狀況甚為相像，便將香港和動畫情節串連成一段影片，再放上網。除此之外，亦有一些朋友，會翻唱一些作品，放到網絡上，給惜花雅客欣賞。

上方提到的創作模式，都在香港網上創作圈子中佔了明顯的部份。這些創作，亦即是「二次創作」、「衍生創作」。「二次創作」作為學術上的專業詞彙，在學界上中早有清晰定義，絕不會與真正的盜版侵權，以及與有違公義的剽竊抄襲混為一談。二次創作並非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，再變成是自己的東西；相反，二次創作明顯以某作品、項目或角色為基礎或元素，再加以發展，其引用及改變意味，是明顯至極的。

政府一直說要發展創意工業，我認為要良好地發展創意工業，首先最基本應該要給二次創作一個應有的空間。

大部份國家對於二次創作的做法都有一定的常規，二次創作者經常把他人的作品重編、重混、重填詞、重唱或製作MV等，然後於網上平台免費公開，或在同好活動中交流分享，以推廣和支持原作。若並非作商業使用，原作者一般也不會阻止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作二次創作。不過反觀香港，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，令本來屬於大眾、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作，變成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，有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。

在未將侵權定義並未由「分發」擴展至「傳播」的今天，版權商家已對民間創作人蠢蠢欲動，把屠刀架在民間創作人的脖子上，急欲砍下去。大部份歌曲的版權被少數版權奸商壟斷。創作者被逼加入不知所謂的版權公司，而「被代表」向使用他們作品的人收取版權費用。香港就曾出現作品原作者同意二次創作者使用其作品後，被版權公司控告侵權的多宗實例。

叮噹網站被逼關站事件、山卡啦老師《大愛香港》被刪暨帳戶被罰事件、多宗YouTube上的填詞作品被河蟹事件、夏漫漫免費表演非CASH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CASH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、香港投訴合唱團免費表演非CASH管轄的自創音樂卻遭CASH滋擾並要求索取私人資料致活動取消事件……這些例子，是香港市民比較熟悉的，各位同道亦舉出過不少次，可是這只不過是冰山一角。

他日若版權法正式由「分發」擴展至「傳播」，這些版權商家有了提控上庭的條文基礎，誰保證他們不會提控？因此，不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的話，並不能保障民間創作人的言論、表達與創作權利，及他們應有的空間。

至於政府當局把豁免限於「戲仿、諷刺、營造滑稽、模仿」四類，這點我們無法接受。創作必然有各種各樣的可能性，不拘一格的形式，絕不能說為了某種目的或條件才是合理的創作。古今中外，不論原創還是二次創作，都有極多不屬於「戲仿、諷刺、營造滑稽、模仿」這四類的。篇幅所限，僅舉黃庭堅為宗的「江西詩派」（山谷派）為例。該派詩人會借用前人或時人之作，改一二字，以求「奪胎換骨」改變原詩要表述的意思或意境。他們為的，不見得就是上述四類，可能是為抒情，為雅興，為實驗語文，或單單是為創作而為之。這是中國詩壇裏的一大重要派別。但若同樣的文藝創作，發生在通過是次《草案》的香港，黃庭堅派的人全都要入牢。他們可犯了甚麼不公不義之罪嗎？沒有！他們的罪名，竟然只是正常不過創作！難道要我們未來的香港，變得比皇權時代還荒謬嗎？！

要避免如此荒謬的事發生，我們不得不強烈要求政府，接受民間的第四方案——即UGC方案，保障民間二次創作在個人使用及不牽涉商業行為情況下，不受惡法監管。此方為與世界接軌的舉動，跟隨歷史潮流、世界創作文化的主流而前進。這亦是我們可以接受方案的底線，絕不容許版權奸商製造白色恐怖。企圖殺害創作以自肥的版權奸商絕不代表我們創作人。捍衛創作，必許向版權奸商說不！